



能懂的诗

12月特刊

读点能懂的诗 做个轻松的人

在江北嘴，我们是流泪的鹅卵石(组诗)

□泣梅

一年最大的雾
天空像涂了蜡

孩子朝雾里走去
转眼就不见踪影
只剩我大声疾呼

生怕，一不小心
就走到生活的背面

预演，天地成为白纸
让我得以泼墨——
举目皆空的孤独
人生向晚的冷清
当孩子从大雾中走出
仿佛是上天
又派来了天使

白太阳

起初，雾给面向中央公园的高楼
穿上白纱裙
假装高楼会在人间起舞

一个在空中楼阁看书的人
约等于半个神仙
去公园跑步，约等于腾云驾雾

宇宙中心，人们模仿猎豹
冲破牢笼，重返旷野
万物融入牛奶之中
鹅黄的旭日被染成白色的太阳

头顶飘下金色的叶子
赠我二两秋天
以及三五斤诗行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雾(外一首)

□李立峰

元旦如蛋

□谢子清

常青藤爬满轻轨桥墩

□刘清泉

小时候听到元旦这个词
脑海中立马冒出硕大的一颗蛋
浑圆光滑的外壳泛着白光
完美复制了屋顶堆积的雪片
恰如十二月刀锋正盛
锐利得稍显扎手

蛋里装着什么
好奇让我一次次驱动想象
但我所能想到的
只有熟睡的鸟
和整齐折叠的翅膀
只有密集的肉

以及众多潜伏待命的芽孢
只有柔软如水的阳光
正试图穿越季节的重围
只有虚掩的一扇门
只有呼之欲出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常青藤爬满了轻轨桥墩
密密麻麻，肆无忌惮
异常显眼的脏绿把初冬完全打败了
不是偷袭，是强攻

肉眼可见，心早已示弱
在一支势如破竹的军队面前
自信是虚无的，轻轨只搭载想象
温暖不在其中

看久了，真觉得有一万匹猛虎
正耸起花纹眩晕的脊背，虎虎生风
轨道的轰鸣里，一片死寂
反而更深沉

我能想到最减压的方式——
叹一口气，把落叶从肩头轻轻
摘下
不能重，重了，就再也嗅不到
人的气息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我们就是水啊

越过大剧院
就像跨出了俗世的舞台

往草间走，往水里去
风推着我们
消化了暗潮涌动的窘迫
和日复一日的郁结

江水捧起白云的花束
献给你的豁达，他的明朗
此刻，岸上的我们
与水里的影子
在同一个轻盈的摇篮

何必在意，曾经失去什么
未来还将有什么不测
荡漾着朴素的星期六
汇流的两江，轻缓而愉悦
填满朝天门的画板

浪冲刷着鹅卵石
沙摩挲着鹅卵石
承袭了它们的执着
现在，我们是原始的首长
王冠上顶着青草和阳光

乘着涟漪，我们锲而不舍地
解救鱼钩上的鱼
我们就是水啊
有着水的理想
不为饵，不再做欲望的风筝
霞光之后灯光盛开
我们就要奔向
嘉陵江的深处，长江的远方

感谢水，让我快消失的影子
回到低处
又清澈了一回

以水为镜

打开的镜头，并没有
把我们提上朝天门
对岸的阶梯
和来福士高耸的大厦

我们还使用了晶莹
和繁星的词语

我坚信那树梨花是丰盈的
蝴蝶有恰好的颜色
蜻蜓有恰好的翅膀
蜜蜂有恰好的翁鸣

丽江已收到
还收到衣襟吹出的春风
还收到繁花和浆果
我使用了晶莹和繁星的词语

谁在一张照片上
减色，让空白延伸
挖渠，让里外通畅
徘徊“耗尽了道路”
胆怯平息了暴动

谁在一张白纸上坐诊
用民间的药方
疗治仙人生的病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副会长)

这场雨绵延几千年
巴国的将军，也会悲秋吗
铠甲发的光，穿梭历史长河
兵器生了锈，还能听见铮铮呐喊

草木和人不同，任由风吹雨打
他们都选择接纳，释怀
走在江边，雨声交替，重叠
时间把一场雨变得渺小
熬走了一个又一个沉默的秋天

每一场雨里，都有新生命的到来
每一场雨里，都有悲欢离合上演
这些年，我见证了无数场大雨
却依然像草木一样热爱人间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我们只在
画面干净得仿佛要穿透什么
在水之滨，万物都是镜子

我们在阶梯的倒影之上
高楼的倒影之上
就是在阶梯之上，高楼之上

但我们愿意更低一些
我们爱着
就是用最柔软的力量
赐予万物人间的温度

所有眼睛
都是清澈而广阔的江水
所有的江水，都是
看透世事又波澜不惊的眼睛

远处的南山雕刻着倒影
船只穿梭，携带过往和向往
来不及区分是水在注视
还是眼在跟随

他抖落硌脚的沙粒
故事的浆，死于掩藏
生于坦荡

夕光因为嫉妒，打在后背
给了我多么温柔的一拳

芦苇
在江北嘴
我们不只是水擦亮的
更是流泪的鹅卵石
求而不得的柔软和滚烫

但我希望
是一株轻舞的芦苇
只需要芦苇的陪伴
和装饰

风中，他左边摆一下
右边摇一下
那放松的尺度
恰好抵达明天的样子

多好啊
站在高处抑郁
不如在故乡的洼地摇曳

食指当笔
左手摊开就是信纸
我想给你写封信
我想要告诉你
我已告别了我
没有什么仪式
褪去绕蚕的厚茧
我完成了穿越和回归
你看，我满头华发
但青春洋溢
我步履蹒跚，但心儿飞扬
我多么想告诉你
我又有了爱的勇气
和奔赴的冲动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副会长)

谁在一张白纸上坐诊
用民间的药方
疗治仙人生的病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副会长)

乡村与冬天

□何军林

走出秋天最后一个夜晚
站在又一个清晨
站在乡村的某个路口
我到底在等待什么

从耳边掠过的风
应该来自北方
不仅吹乱了头发
也吹散坡上的庄稼
还夹带一丝寒意
这就是立冬那天的情形
有一种叫冷的东西
像一粒种子开始发芽
最终将开花结果
把整个村子铺满
让阳光没有容身之地
让梦想蜷缩进一堆棉花

大雪终于从天而降
雪花声势浩大
洋洋洒洒超出想象
不仅压断一批竹子
还让村头的大树弯腰
我站在窗前默想
是否整个村子都被淹没
被大雪覆盖的草垛
像不像硕大的蘑菇
隔壁的老人是否在念叨
瑞雪兆丰年啦
像念诵古老朴素的诗句

如期而来的冬至
把一年最短的白昼送进村子
送到家门口
没来得及惊呼一声
夜晚已经降临
逼着我关上房门
让一片片青瓦安静下来
让一个个房间充满冷气
让我和村子一同入睡
当半夜醒来
冷气再次包围身体
我知道数九寒天从此开始

小寒就这样来了
像一年后来访的亲戚
带来不幸消息
时节不可能更改
已经进入最冷的时期
而且还将延续
我脸上的冷气开始凝聚
谁喜欢那样的冷啊
村口的树不喜欢
村口的草不喜欢
村口的石头也不喜欢
我的胸膛因此长满忧伤

当大寒到来这天
坐在火盆旁边
我居然有些兴奋
想唱一首歌
想让自己长出翅膀
从堂屋的窗口飞出
从十处房顶上飞过
就这样飞出村庄
飞过沟渠和山岗
飞出这个漫长的冬天

走出冬天最后一个夜晚
站在又一个清晨
站在乡村的某个路口
我要看到春天温暖的模样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沙坪坝遇雨

□萧长风

这场雨绵延几千年
巴国的将军，也会悲秋吗
铠甲发的光，穿梭历史长河
兵器生了锈，还能听见铮铮呐喊

草木和人不同，任由风吹雨打
他们都选择接纳，释怀
走在江边，雨声交替，重叠
时间把一场雨变得渺小
熬走了一个又一个沉默的秋天

每一场雨里，都有新生命的到来
每一场雨里，都有悲欢离合上演
这些年，我见证了无数场大雨
却依然像草木一样热爱人间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